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二十四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十一

燕禮第六之一

正義鄭氏康成曰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燕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二小戴及别録皆第六　賈氏公彦曰燕有四諸侯無事而燕一也魯頌于胥樂兮是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記賓及庭而奏肆夏是也卿大夫聘而來

還與之燕三也四牡勞使臣是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郊特牲賔入大門而奏肆夏又聘禮燕與時賜是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古之燕禮有天子燕諸侯者湛露之詩是也有燕羣臣者鹿鳴之詩及記云君與卿燕則大夫為賔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賔是也有燕賔客者記云若與四方之賔燕聘禮云燕與羞俶獻無常數大行人職云上公三饗三食三燕是也有燕族人

者文王世子公與族燕則以齒是也　陳氏祥道曰

先王之世近自九族同姓與夫兄弟朋友之親而遠

至乎諸侯羣臣與夫蠻貊夷狄之邦莫不有恩以見

其愛有文以盡其禮故禮行而天下服此古所以為

燕也行葦之詩或歌或咢洗爵奠斝燕九族同姓也

常棣之詩凡弟既翕和樂且孺燕凡弟也伐木之詩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燕朋友也若燕諸侯則有湛露

燕羣臣嘉賓則有鹿鳴而燕夷狄則所謂蓼蕭澤及

四海是也　又曰於司儀見王所以燕諸侯者以齒也故曰王燕則諸侯毛於膳夫見王所以為燕者非自為主也故曰王燕飲則為獻主於大僕見王所以燕者必於内朝也故曰王燕則大僕相其法於酒正見王所以燕賓者必有多寡之數也故曰王燕則共其計於鞮鞻氏見王所以燕者必有樂也故曰掌四夷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然其牢禮之物獻酬之數衣服器皿之用與夫樂舞節奏皆

不得而詳故孔穎達謂天子燕禮已亡也至諸侯燕禮則邦國之相和君臣之相接禮義之相予恩好之相交明嫌疑而不瀆别貴賤而不亂所謂禮讓為國者即此可想見焉

案周官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其禮至備自經籍散軼僅存此篇及公食大夫篇以吕氏陳氏所推論之則於行葦知天子有親其宗族之禮焉於常棣

知天子有親其兄弟之禮焉於伐木知天子有親其故舊朋友之禮焉其在諸侯則文王世子所云是所以親其宗族兄弟者也至若鹿鳴之燕則天子無事之燕也湛露之燕與大行人所云則天子燕來朝諸侯及有勤勞諸侯之燕也以天子燕射與諸侯同用鄉射之禮者例之則其儀文當與此禮小異而大同也

燕禮

正義朱子曰君臣之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禮以通上下之情

通論孔氏穎達曰饗禮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不坐獻畢而止致肅敬也食禮三牲具飯有正有加不以酒為禮重簡質也燕禮折俎而無飯行一獻之禮説屨升堂坐飲至醉貴燕安也　賈氏公彥曰大行人職上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此謂朝賓若

聘客則燕與時賜無數饗亨大牢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其牲狗行一獻在寢　呂氏大臨曰燕以飲為主食以食為主故燕禮有薦俎而無黍稷食禮酒漿以漱而不獻此燕食之别也饗禮雖無文然雜見於傳記者言爵盈而不飲則不卒爵矣言有體薦則俎不折矣言几設不倚則無説屨升坐矣此燕饗之别也

小臣戒與者與音預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臣相君燕飲之法 賈疏周官大僕職王燕飲則相其法小臣職凡大事佐大僕則王燕飲大僕相小臣佐之此侯禮降於天子故小臣當大僕之事

敖

戒與者謂留羣臣也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故與羣臣樂之飲酒以合會為歡也小臣則戒焉

氏繼公曰小臣於天子大僕之屬也與者羣臣之與此燕者也君所主與之燕者亦存焉其戒之節於朝於家則未聞

朱子曰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燕使小臣留之

案夏官小臣爵上士然則諸侯之小臣其中下士與所燕如本國臣子則並戒之於朝若異國聘客則當別戒之於館其辭如篇末所云也言與者容有有故而不得與者也公食記曰不宿戒燕輕於食故戒亦與燕同日蓋主國之禮於賓客有饗有食有燕非一日之事也每事而諏日則賓客之淹久矣故疑惟饗或諏日食燕則得暇即為之

通論王氏應電曰大僕掌諂法儀出入大命故稱大

小臣掌小命及小法儀故稱小

存疑賈氏公彦曰大射辨尊卑故言君有命戒射明政教由尊者出燕主歡心不辨尊卑故不言君有命

案燕異國聘客所燕與所賓其前定者也即燕本國之勞臣使臣所燕亦其前定者也此與者特其陪客耳若無事而燕則莫適為賓屆時乃命之禮又輕矣大射之禮重故宰既别其有事于射者而戒之又重戒之以射人司士非小臣一戒之可比也大射言君

有命而此不言者以此禮輕於大射故耳

右戒與燕者

膳宰具官饌于寢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也賈疏天子有宰夫兼有膳夫諸侯亦有宰夫復有膳宰故引膳夫並之具官饌具其官之所饌謂酒也牲也脯醢也寢路寢賈疏記云燕於寢正處在路寢

敖氏繼公曰具官饌謂具諸官所當饌之物也寢東蓋東壁之東也此時所具者其薦羞乎及既

設賓席官乃改饌之大射云官饌是也
案饌言官饌者各隨其官而饌之燕義所謂俎豆牲
醴薦羞各有等差所以明貴賤是也凡饗食在廟皆
陳鼎于門外此燕在寢故具饌于寢東公食禮曰宰
夫之具饌于東房大射禮惟曰官饌而其言之皆在
于設席之後此則言之蚤又于寢東故敖氏謂此時
先具其饌物至設席之後乃改而饌陳之也然公食
饌于東房而大射之官饌不言其處者蓋公食惟食

一賓則但有東房之饌而已此禮及大射貴賤皆有薦羞其為堂上之饌自應饌于東房大射禮于宰胥之薦而曰由左房是也若堂下之饌或當在于東塾或當仍于寢東下文于士以下之薦皆不言其所由者是也蓋此禮著其具饌之節大射乃著其官饌之節互文以見義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天子宰夫下大夫膳夫上士則知諸侯膳宰卑于宰夫公食大夫禮宰夫之具饌于東

房彼食異國之大夫敬之故使宰夫此燕已臣子故使膳宰

案公食禮以食為主故宰夫具餼此禮以飲為主既以宰夫為主人自不得兼具餼之事禮豈一端各有當也

樂人縣縣胡淵反同懸

正義鄭氏康成曰縣鍾磬也國君無故不徹縣賈疏曲禮大夫無故不徹縣不言國君但言縣者為燕新之賈疏大夫不徹則國君不徹可知

大射在學宫不常縣樂故射前一日縣之又新樂縣之位此燕在路寢有常縣之樂令為燕新之而已

敖氏繼公曰此縣蓋在階閒磬在阼階西南面鍾鑮次而西建鼓在西階東南鼓鼙在其東國君燕禮輕於大射故不備樂且於其日乃縣之而與常時同鄉飲酒記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　賈氏公彦曰樂人未知何官周官天子有大司樂并有樂師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無大司樂直有大小樂正以當天子大司

樂樂師則大樂正當上士小樂正當下士為之又眂

瞭職云掌大師之縣案下僕人相大師則諸侯無眂

瞭當使僕人縣樂大師以聲展之樂正又監之

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

設膳篚在其北西面霤力又反罍音雷款云洗篚之篚衍文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東霤者人君為殿屋也賈疏殿屋四鄉

流水言東霤明亦有西霤對大夫士言東榮兩下屋也亦南北以堂深君物曰

膳膳之言善也膳篚者君象觚所饌也亦南陳言西

面尊之異其文賈疏亦南陳者亦臣之南肆者也膳篚西面南肆者亦西面　敖氏繼公曰諸篇但言設洗無連言篚者此篚字衍文耳洗與罍蓋瓦爲之下云君尊瓦大則此可知矣先設洗西之篚以爲節故膳篚後設也膳篚者實君之象觚象觶者也君物而曰膳者以其善於諸臣所用者也設四器亦司宮也見大射與少牢禮此省文耳

李氏如圭曰霤屋簷滴水處也殿屋四面流水所謂四阿故有東霤大夫以下無霤洗當東榮耳

案燕不設上篚者君不親取爵也於賸篚重言設者
尊君物也在北者以北為上也西面者設于東方則
宜西面使取者得東面取也
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
有豐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
壺大音泰綌去逆反錫屑益反圜音圓注今文錫為緆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方壺為卿大夫士也于東楹之
西予君專此酒也玉藻曰惟君面尊賈疏鄉飲射皆尊于房戶閒此

向君設之非賓主共之意玄酒在南順君之面也瓦大有虞氏之尊也賈疏明堂位文李氏如圭曰有虞氏上陶用瓦禮器曰君尊瓦甒豐以承尊也形似豆卑而大賈疏此承尊物不可同于常豆故卑而大取其安穩也冪用綌若錫冬夏異也賈疏夏綌冬錫葛之粗者曰綌麻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在尊南在方壺之南也尊士旅食者用圜壺變於卿大夫也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禄所謂庶人在官者也賈疏謂府史胥徒賤無玄酒敖氏繼公曰先尊方壺於楹西以為節乃設公尊與上文後設

膳篚意同臣尊用壺又以方者且無冪為與君尊相屬宜遠别之也左玄酒據設尊者而言也凡設尊者皆面其鼻尊鼻東向此設尊者西面故玄酒在南而曰左若以尊言之則為右矣瓦大瓦甒也用瓦甒者多矣惟君尊則或謂之大豈制或異與尊皆南上者統於君位君位亦南上故順之此尊乃不統於賓者君臣之禮異也大射儀放此錫者麻十五升去其半而加灰之布也冪或以綌亦見其貶於大射大射用

錫若絺尊士旅食之尊亦當北面與大射同惟設之

深淺異耳方圜壺皆瓦為之

案加冪之法大射儀云冪綴諸箭蓋冪加勺又反之

此亦當然士旅食之尊大射于西鑮之南此于門西

者大射張三侯門西則蔽於侯外此燕雖有射法初

未張侯即射亦在獻旅食之後故得尊于門西蓋以

旅食者之位為進退也玄酒尊設于堂下則褻故凡

堂下之尊不設之東楹西蓋於楹少北

存疑賈氏公彦曰在尊南者冪本為瓦大設今未用陳于方壺之南不可在方壺瓦大之閒相雜故也

辨正朱子曰在尊南者謂瓦大在方壺之南耳如疏說則冪正在方壺瓦大之閒矣何得言不雜邪

存異鄭氏康成曰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賈疏小宰職掌治王宮之政令諸侯無小宰有司宮明亦治宮之政令又酒正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此司宮設酒尊當掌酒事與小宰同

案司宮蓋即天官之屬之宮人以中下士為之者天

子之宮人在諸侯則爲司宮也宮人之職掌寢中之埽除執燭此禮在寢故設尊陳筵皆司宮掌之以是爲埽除之類也下經云司宮執燭于西階上尤其明徵矣

通論賈氏公彦曰凡大不言玄酒者以其言兩又言南上有玄酒在南可知凡無玄酒者直陳之而已不言上下凡用醴者無玄酒冠禮醴子昏禮醴婦聘禮醴賓皆無玄酒質故也昏禮房外之尊無玄酒注云

略之此及大射尊士旅食無玄酒注云賤也士喪上下士甒皆有酒無玄酒凶變於吉也特牲東西階兩壺無玄酒注云優之也　孔氏穎達曰人君燕臣子專其恩惠故尊鼻向君若兩君相見則尊在兩楹間賓主夾之不得面尊也

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筵席也賓席用蒲筵緇布純　敖氏繼公曰以公食大夫禮及鄉飲射記定之無加席燕私禮臣屈也諸侯之官

無司几筵賈疏對天子有司几筵布席　敖氏繼公曰大夫為賓乃無加席者以燕禮輕也設賓席當後於公席乃先言之者終言司宮之事耳

案大射儀賓席云南面此云東上者互見也注以無加席為私禮臣屈者對大射禮重雖賓其臣得有加席而言也大抵食異國之臣則賓有加席公食禮宰夫設筵加席几是也燕異國之臣則公與賓皆無加席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公專席而酢焉是也惟燕己

國之臣則賓無加席而公有加席此經是也所以然者以食禮賓其聘使而燕則賓其上介上介不可以同於聘使故食有加席而燕無加席也然燕雖無加席而異國之臣不可使同於已國之臣故公降尊以就卑而皆無加席也至已國之臣則宜屈於君矣而重禮則亦有加席者大射是也若饗來朝之諸侯則主賓皆三重席周官司几筵曰諸侯酢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郊特牲云大饗

君三重席而酢焉是也以是推之若饗異國之臣席當如食以饗重於食也若饗食己國之臣席當如大射以饗食重於燕也若食燕來朝之諸侯席當如饗以兩君相見無所於降則亦無所於就也

右具設器饌

射人告具

正義鄭氏康成曰告事具於君射人主此禮以其或射也　賈氏公彦曰公食大夫禮無射故贊者告具

此與大射同大射告具之上有羹定此不言者文不具也　敖氏繼公曰是時公蓋在阼階東南南鄉射人北面告之

案夏官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又以射法治射儀諸侯射人職宜與同據下經云射人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為司正又曰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則此之射人小射正為之射人所掌者朝位燕雖不射猶射人所有事也食禮在廟則非射人所掌矣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即位于席西鄉鄉許亮反下同本又作鄉

正義鄭氏康成曰周官諸侯酢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賈疏司几筵文彼諸侯祭祀受酢之席引之者見燕席與酢席同　敖氏繼公曰加席別言設更取而設之也亦可見設加席之法矣羣臣未入公先升即位尊者之禮也

案重言西鄉者君宜南面嫌升席後或當與席異鄉也燕義曰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　又案司几筵

席之名物有五一曰莞筵紛純二曰繅席畫純三曰次席黼純四曰蒲筵繢純五曰熊席此外尚有葦席萑席喪事之席也不入數故席止於五凡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則王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先王之酢席亦如之蓋次席繅席皆重與莞席而五故禮器曰天子之席五重也諸侯祭祀則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其酢席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蓋繅席亦重與莞席而三故禮器曰諸侯三

重也此君亦設加席故注知與酢席同以此推之則王燕之席亦與酢席同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後設公席者凡禮卑者先即事尊者後也　賈氏公彦曰大射辨尊卑先設公席此燕私禮卑者先即事

辨正朱子曰此與大射雖設席先後不同然皆公先升即位而後納賔非卑者先即事言偶不同耳不當據文便生異義

案小臣既設公席司宮乃設賓席文有後先禮無倒互也上筵賓節敖氏言之矣

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賈疏進止由君故知以公命 自士以下從而入即位耳賈疏士不須引從大夫而入

小臣師小臣正之佐也 敖氏繼公曰納卿大夫之辭蓋

曰君須矣二三子其入也卿大夫入門右之位蓋近庭南而當階士西方之位亦宜於庭少南而東面則當西序門東之位近於門門西亦如之此北面者東上東面西面者北上皆統於君也凡已之臣子入門而左右皆由闑東　賈氏公彦曰卿大夫入門右是擬君揖位君爾之始就庭位士立西方是士之定位士賤不待君揖即就定位

案士祝史旅食皆言立者其位已定也卿大夫不言

立者君當爾之其位未定也小臣師亦不言立者出入君命之臣非止于位者也士旅食立于門西故其尊亦于門西若大射則立于士南故其尊亦于西鑮之南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

賈疏玉藻云公事自闑西聘禮賓入由闑西是也又云私事由闑東是臣朝君法此禮是也

辨正孔氏穎達曰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士之朝位雖在西方東面入時仍依闑東

案玉藻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謂聘使也行聘享之禮公事也由闑西賓也私覿由闑東自居於臣也至辭之而再入則仍由闑西矣已國之臣無由闑西之法不以公私論也燕射之禮可云私事乎

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爾通通

正義鄭氏康成曰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大夫猶北面少前　敖氏繼公曰古文爾邇通爾揖之

使進而近於已也公俟其入乃降而揖之明降尊之義也大夫不西面自別於卿也君於卿與大夫各旅揖之大射儀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　賈氏公彦曰卿大夫初入門右同北面卿得揖東相西面大夫得揖中庭少進北面不改

案君在阼階之東南卿在君位之南則此西面北上之位蓋即公食禮東夾南之位但食在廟此在寢為異耳　又案周官司士職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

旅揖士旁三揖特揖者一一揖之以其等者王朝有中下大夫也旅揖者衆揖之通上中下士而旁三揖不以其等也此王日視治朝之禮也禮器云若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蓋諸侯臣少大夫與卿同特揖與王禮異也此禮及大射儀爾卿大夫皆旅揖士則不揖者燕在寢大射在射宮禮殺於治朝故也燕義曰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儀禮諸侯有燕朝及射朝不見正

朝周官天子有射朝與正朝不見燕朝諸侯射朝與
燕朝位同則天子燕朝亦與射朝位同即諸侯正朝
亦與射朝位同
案此經所言諸侯燕朝之位也天子之門五臯庫雉
應路其朝三在庫門之外者為外朝朝士掌焉其位
則小司寇職及朝士職所云者是也治朝則在路門
之外司士掌焉其位則司士職所云者是也其在路
門之内者則燕朝也大僕掌焉其位大僕職無文故

疏謂不見燕朝也射人職云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位與司士朝儀之位略同燕朝有堂治朝則無堂不可以行射禮位雖射人掌之不可即以為射朝之位則亦不可以為燕朝之位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庫門之內為外朝路門之外為治朝路門之內為燕朝燕朝之位文具此篇則天子之燕朝亦可放是以推之矣若治朝之位則無文聘禮君與卿圖事注云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

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蓋以燕朝推之而知治朝亦當然耳然燕朝所謂君南鄉者乃在阼階下之東南若治朝無堂則但出路門左南鄉而立與燕朝異也至射朝之位說具大射儀

右即位

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為賓

正義鄭氏康成曰命當由君出也射人為擯者也某大夫名也賈疏燕義云以大夫為賓故知是大夫 賈氏公彥曰大射

儀云大射正擯擯者請賓此直云射人以禮輕小射正擯也不辨射人面位者君南面射人北面可知

敖氏繼公曰請於君謂使誰爲賓也　鄧氏元錫曰易稱尚賢九經先尊賢尊之故賓之賓之故燕樂之案若燕異國聘使則此賓爲聘使之上介公當迎之于大門内與之三揖三讓而後升矣惟燕已國臣子則爾卿大夫後乃命賓如此經所云也燕義曰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

也明嫌之義也

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命賓者東面南顧賈疏少儀云詔辭自右東面者向君南顧向賓者向賓　禮辭辭不敏也敖氏繼公曰以士冠之賓辭曰某也不敏故意此賓亦然

敖氏繼公曰命賓之辭蓋曰君命子為賓少進者宜違其位

案注知命賓為東面南顧者以大射儀司射命納射器而東面右顧者決之也

又命之賔再拜稽首許諾射人反命

正義敖氏繼公曰公不許其辭故射人復命之賔再拜稽首為受君命也　鄭氏康成曰反命告賔許

賔出立于門外東面東當從敖氏作北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更以賔禮入　敖氏繼公曰大射儀云北面此東字葢誤

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

正義敖氏繼公曰揖之乃升禮之也亦異揖之　郝

氏敬曰公揖卿大夫公將升揖也乃升君升阼階也

就席君先就席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揖之人之也賈疏以人意相存偶

案凡自門内三揖而至階者及射禮出次而相揖者

則皆有相存偶之意焉此則公南面揖爲先升耳不

必以人之之義說之

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冪者執瓦大之冪也方圜壺無

冪羞膳羞于公賈疏以言膳據君而言謂庶羞賈疏脯醢稱薦明羞是庶羞

敖氏繼公曰士之掌此二事者有常職乃請之者白之於君然後敢命之也膳亦謂君物此雖指羞而言然薦亦存焉

案請賓於君未升席之先者不欲於堂上命賓也執冪之等賤故升席乃請羞膳不與羞諸公卿同請者尊君也此小臣請之為賓者則射人請之差之宜也

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公命於西階前命之也賈疏士位在西方東面故知西階前命之東上玄酒之冪為上也賈疏唯兩瓦大有冪玄酒尊故玄酒之冪為上羞膳者由堂東升自北階賈疏以羞在房又大射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房中西面南上賈疏約士冠禮贊者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不言之者不升堂略之也賈疏不升堂但不由南方升升自北階是亦升堂矣敖氏繼公曰立于尊南則上者當尊與賈氏公彥曰不請羞賓者下記約與君同亦用士也

案賓受命再拜稽首者拜君賓已之命也士則共其

常職而已故不拜執冪者升自西階以其常有事於堂也羞膳者雖亦有事于堂而常位在房則不可以由西階升故注云升自北階也

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膳宰請者異於君也

案射人為擯請賓擯者事也小臣近臣請執冪與羞膳近臣事也膳宰具官饌請羞諸公卿具饌者事也各有司存耳膳宰既請亦必命之據下記羞于大夫

者亦小膳宰經獨見此者羞于大夫者不請也敘此於執冪者升階之後明有事于君者既畢然後請其有事於諸臣者也諸羞者既得命其皆俟于堂東與

右命賔及執事者

射人納賔賔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注射人今文曰擯者

正義敖氏繼公曰納賔之辭蓋曰君須矣吾子其入也及庭既入門而左沒霤時也一等者階也并堂為

二等矣揖之使之升也大射儀云賓辟　鄭氏康成曰升席以其將與主人為禮不參之也　呂氏大臨曰賓入公降揖之公升席乃以宰夫為主人君不敢以已尊而畧賓主之敬臣不敢以為賓而屈君之尊故燕禮之節禮之於賓主義之於君臣並行而不相悖

案公食禮云如聘即位其時主君有擯三人賓亦有介也故至大夫納賓注云大夫謂上擯蓋饗食禮重

在廟故公迎賓有旅擯此燕禮輕在寢即異國聘使亦惟射人一擯而已無旅擯也前爾卿大夫時公降階下者以其初入而卿大夫咸在也此降一等者專為賓又再入則禮殺也大射儀於就席下云奏肆夏此不奏者燕禮輕非君有所加命則不奏也

右賓入

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宰夫也賈疏燕義云使宰夫為獻主宰夫大宰之屬君於其臣雖為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賈疏此畧取燕義文至再拜者拜賓來至也天子膳夫為獻主賈疏膳夫職王燕飲酒則為獻主

敖氏繼公曰諸侯之宰夫蓋以士為之其位亦在西方故賓進則主人因從而升也君與臣燕乃使宰夫為主人固所以明君臣之義亦以當獻者衆尊者不能親其勞也至再拜所謂拜至也義見士昏禮

案主人不言君命有常職也經不著主人為誰故燕義言之以補經文所未備據晉昭公燕齊景公不言立主季孫宿飲大夫公父文伯飲敬叔亦不別立主蓋凡體敵者皆不立獻主也惟齊景公燕魯昭公使宰獻以其出奔卑之也聘禮記云燕則宰夫獻是燕外臣亦立主矣　又案鄉飲酒禮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賓升此禮不言三揖者賓及庭時君既自降一等揖之則主人不宜有三揖之事矣且

升同階則行同塗亦無三揖之位也既無三揖則至階亦不三讓矣據下主人獻賓卒洗卒盥皆曰賓揖乃升至賓酢主人卒洗卒盥亦曰揖升則此升時賓主人俱有一揖亦所謂相存偶也升則賓先而主人後階上間一等

存疑鄭氏康成曰宰夫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賈疏宰夫職凡朝覲會同賓客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其位在洗北西面

案周官宰夫為大宰之考秩尊而職重未可以此之

宰夫當之疑諸侯無宰夫直以膳夫之長爲宰夫耳

主人洗北西面乃是獻大夫後胥薦之而改位於此

非其初位然也

右拜至

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西北面賓將從降鄉之不於洗北

辟正主

案洗南西北面者既辟正主且鄉賓又不背君也

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

正義敖氏繼公曰階西其東面亦當序此賓降而主人於洗南辭降則其降之節亦可見矣賓對亦少進

既則復位

通論李氏如圭曰鄉飲酒賓主異階故主人在階下辭賓降此宰夫與賓同由西階故於洗南辭降

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觚音孤注古文觚皆為觶

正義鄭氏康成曰獻不以爵辟正主也賈疏宰夫非正主故用觚

是正主用爵對鄉飲鄉射　敖氏繼公曰獻公用象觚則此觚乃

角觚也下放此賓少進者少南行而東面也主人與

對亦西北面

案據下賓辭降之節此主人亦宜坐取觚奠于篚下

而後盥獻不以爵為辟正主者以爵貴於觚也禮器

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

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

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賔每先升尊也敖氏繼公曰以宰夫是士且非正主也

案賔之揖必俟主人自洗南西行又北行至於階而後揖賔主人盖一揖而升也下文凡賔與主人揖於階前者放此

降盥賔降主人辭賔對卒盥賔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反冪

正義敖氏繼公曰降辭之位皆如初可知賓者君之所命故主人代君飲之則酌君尊葢達君之意也酌膳東面餘皆放此舉冪以下之儀詳見大射　鄭氏康成曰取觚將就瓦大酌膳酌君尊者尊賓也

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

正義敖氏繼公曰獻賓葢亦西北面與鄉飲酒禮同故不著之　鄭氏康成曰賓既拜前受觚退復位

案公席于阼主人不敢在阼階故與賓同階則必在賓之右矣鄉飲鄉射賓得專階介乃不專階此則賓亦不專階非正主故也此下凡主人之拜皆於右不具見者可知也

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鄉飲酒記曰賓俎脊脅肩肺賈疏燕禮不言牲體之數既與鄉飲酒同用狗則體數亦同故引以為證

敖氏繼公曰公俎似當用肩賓俎用臂與鄉飲酒賓主之俎異

案鄉飲鄉射禮俱云薦脯醢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彼不言薦設之人者賤也此不言升席之方者略也賔升降皆由下俎實注據鄉飲固是然此有公俎以膳尊膳觚膳觶例之則敖氏密矣

賔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嚌才計反挩舒銳反啐七内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賔乃大夫也亦絶肺以祭而下

文又云公祭如賓禮則是自上至下其禮同也舊說謂大夫以上繚祭惟士絶祭其不攷諸此乎於此乃言爵者上文已明不嫌其異故隨文便耳下文放此凡觚觶角散亦通稱爵酒非主人之物賓乃告旨者以其為獻主也　鄭氏康成曰降席席西也　賈氏公彥曰席西拜者皆南面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遂拜拜既爵也　敖氏繼公曰賓

執爵興主人乃答拜凡答拜皆於所答者興乃為之

經或不言其興文省爾

右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注今文從此以下觚皆為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降將酢主人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大射禮曰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

賈氏公彥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散文即通　敖

氏繼公曰奠觚亦奠于地也坐奠觚興少進皆西北面主人降立于階西固東面矣乃言東面對者嫌進而對或易鄉也

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注辭下今文無洗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言奠于篚下則鄉者少南奠之矣辭洗亦宜少進如賓也於賓既對則反位及階乃揖以已當先升也如賓禮謂送拜

案辭降辭洗有兩番奠鄉飲鄉射賓主分階而降故辭降之奠在階前而辭洗之奠在篚下此與大射賓主同階而降不得有階前之奠故辭降奠于洗南而辭洗乃奠于篚下也若然則上主人之洗當亦有兩番奠矣賓盥亦北面既盥亦坐取觚而後洗彼此詳畧互見耳

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

正義敖氏繼公曰主人酌膳獻賓故賓酢如之亦以其代君飲已尊之也執冪執冪者舉反之節也賓酢主人葢亦西南面授之乃之左賓親酢者伸其尊亦以君不親酢故無所辟也　鄭氏康成曰賓既南面授爵乃之左賈疏賓於東楹之西東面酌膳向西階南面授主人訖乃之主人之左北面拜

送爵

案賓辭降主人亦當東面對上於主人之卒洗卒盥曰賓揖升此於賓之卒洗卒盥曰揖升皆據賓以立

言以賓先於主人故也主人獻賓賓酢主人經不言獻之酢之之面者因於鄉飲鄉射也

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不告旨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啐酒辟正主也不告旨主人之義　敖氏繼公曰拜酒謂拜謝其以旨酒飲己也酒非賓物則無是二禮可知乃著之者嫌亦當如賓於主人之儀也不崇酒者無崇酒之拜也酒非己物故

是禮亦不可得而行

存疑鄭氏康成曰未薦者臣也

案啐酒而後拜酒拜酒而後告旨不啐則不拜不告可知矣文不殺者以酒為君酒爑雖不啐容有拜也又以已是代主爑雖不拜容告旨於君也正主酢則必薦此未薦者以主人堂上無位堂下又未定洗北之位無所薦之且公卿未薦不得輙薦主人非但以臣而已他禮卒爵必言其階此曰遂卒爵者以本酢

于西階上故也

賔降立于西階西射人升賔賔升立于序內東面

正義敖氏繼公曰已之獻酢禮畢主人又將與君為禮故不敢居堂升賔者優之也序內東面鄉君也然則君位亦在東序內明矣　鄭氏康成曰大射禮曰擯者以命升賔賈疏證此射人升賔以得君命

案鄉飲鄉射於此節賔降主人不升賔者賔既酬訖主人又降階以與介遵為禮故也此則賔未及酬而

又急于獻公故異賓立常在序端此時入序稍深故曰序内

右賓酢主人

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

正義鄭氏康成曰象觚觚有象骨飾也　敖氏繼公曰象骨恐當作象齒　取象觚者東面　賈疏膳篚南有臣之篚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取以是知東面

楊氏復曰獻公用象觚別於賓也　李氏如圭曰實之謂酌膳大射禮曰洗象觚升酌膳　敖氏繼

公曰亦酌膳執冪如初不言者可知也酒乃君物進之於君而曰獻者以主人為獻主故也公在席而東北面獻之亦因獻賓之儀而為之也經言獻酳在席者多矣獨此與大射見獻公之儀若是則其他之獻酳者皆正鄉其席與

案獻酢之禮酬而後成未酬賓而獻公者尊公也先獻賓而後獻公燕之禮主於賓也成公意亦以尊公也先人後己上賢自下於以明公志焉

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

正義賈氏公彦曰凡此篇内舉旅行酬公應先拜者皆受酬者先拜公乃答拜尊公故也此公先拜受爵者獻禮重故也　敖氏繼公曰拜於下者臣也此惟一拜蓋答公拜也一拜則不稽首答拜而不稽首亦獻禮然也其他則否凡臣先拜其君皆再拜稽首

案公拜受爵先拜于席興乃受爵也主人之降皆自西階不盡見者可知也至此必著之者以當向阼階

下明不敢由便而自阼階降也其拜於阼階下為少

西

餘論朱子曰古人上下之際雖嚴而情意甚相通如禹拜昌言王拜手稽首之類到漢以來皇帝見丞相在坐為起在輿為下贊者曰皇帝為丞相起尚有這意思

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射禮曰宰胥薦脯醢由左房賈疏

證此脯醢從左房來

賈氏公彦曰前獻賓薦俎皆使膳宰今君尊故使士薦知士尊於膳宰者以天子膳夫上士諸侯降等膳宰則卑也禮之大例薦羞者尊於設俎者

敖氏繼公曰升自西階者俎也著之者嫌公俎宜由阼也膳宰既設俎則少退東面而俟既贊授肺乃降

案膳宰者膳夫之屬與卑於士則未成士也他禮設俎皆俟升席之後此則公本立于席故繼薦即設之

以此知公之拜受爵為拜于席也

公祭如賔禮

正義敖氏繼公曰祭謂祭薦祭肺祭酒也其異者於下見之

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篚

正義敖氏繼公曰贊授肺者以授肺而贊之也君尊不興取肺未祭則授之既祭則受之惟言授但見其

一耳不拜酒者以其為己物也不拜酒則亦不啐酒

凡男子之坐卒爵者奠爵乃拜婦人之尊者立卒爵

而執爵拜此立卒爵而奠爵拜其君禮與公於其臣

乃先拜既者亦獻禮重也云奠于膳篚見鼏者取之

亦在此　鄭氏康成曰凡異者君尊變於賓也

案主人既拜送爵不即升俟答拜也其北面立以俟

與主人受爵亦東北面其奠于膳篚亦東面

右主人獻公

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注古文更爲受敖云酒字衍

正義鄭氏康成曰更易也更爵者不敢襲至尊也

敖氏繼公曰更爵者改取南篚之觚蓋不用君器也

上下文酌膳皆無酒字此衍　楊氏復曰君尊不酢其臣主人自酢成公意也雖更爵亦酌膳者明酢之之意出自君也　賈氏公彥曰受公酢而自酌者不敢煩公尊君之義

案此酌膳與大射儀酌散異其說見前再拜稽首以當拜受之節也公答再拜以當拜送之節也不曰拜受拜送君臣之禮異也

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奠爵于篚

正義敖氏繼公曰亦興坐奠爵乃再拜稽首執爵興

右主人自酢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媵異證反散思旦反下同注今文媵皆作騰敖云觚當作觶）

正義敖氏繼公曰洗洗角觶也自飲而盥洗象賓之飲已也下文類此者義皆然主人因在下遂盥洗故賓不降亦異於正主者也觚當作觶此酬賓也乃云媵觶者以主人於賓爲降等故爾云媵觶于賓題其事耳酌散者以其將自飲也凡卑者酬酒於臣禮則曰舉觶於君禮則曰媵觶　鄭氏康成曰媵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酌散者酌方壺酒也於膳爲散

案獻以爵而酬以觶飲酒之大凡也獻或不以爵而

以觚以角以散則皆有為而為之至酬則無不以觶者以非觶則不可以旅也此主人酬賓也則觚之當為觶審矣

餘論李氏如圭曰少儀君綏曰良綏副綏曰散綏散義同此

賓降筵北面答拜降筵依疏當衍

正義賈氏公彦曰賓受獻訖立于序内以來未有升筵之事鄉飲酒大射酬前賓皆無逆在席者言降筵

者蓋誤　敖氏繼公曰大射儀曰賓西階上北面答拜

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答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賓見主人將飲故辭之蓋欲即受此觶不敢復煩主人之更酌巳且遠辟媵爵于公之禮也媵爵于公者亦皆先自飲乃更酌之云卒爵拜省文也大射儀曰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

存疑鄭氏康成曰辭者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也

案坐祭遂飲鄉飲鄉射之常初不於燕而異上文主人獻賓賓坐祭坐啐坐飲卒爵未嘗立飲賓酢主人亦然賓未嘗辭也可見代君酬本無降而立飲之禮則賓之辭非辭其坐飲明矣敖氏之義差長

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皆如獻禮也

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拜為將受之是時主人已在筵前

北面　賈氏公彦曰鄉飲射酬賔皆主人實觶席前北面賔始西階上拜此及大射主人始酌膳賔已拜以主人代君勸酒其賔是臣急承君勸不敢安暇也案導飲酌散臣之分也及酬賔則仍酌膳者本君勸賔之意也疏說亦有意義然詳玩經文賔拜即受爵則亦如常而已似不必於主人酌時而蚤拜也經特省文耳凡拜之節次亦無忽先忽後者

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

正義敖氏繼公曰主人酬賔不奠乃授之者亦與士禮異者也主人拜亦於賔右少牢下篇酬尸酬賔亦皆親授觶

賔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

正義敖氏繼公曰賔升席祭酒尊君物也遂奠之由便　鄭氏康成曰遂者因坐而奠不北面也奠之者酬不舉也

案酬酒不祭以已祭於獻也此祭者尊者之賜雖重

賜如新受賜臣子之義也下文賓為公所酬雖旅亦

祭義與此同

主人降復位

正義敖氏繼公曰位西方東面也此時未有洗北西

面位至既獻大夫而薦乃有之

存疑李氏如圭曰下經薦主人于洗北則洗北者主

人之位

賓降筵西東南面立

正義敖氏繼公曰降降筵也曩者賓降于階下而君命升之故此時惟降筵而已恐褻禮而重煩君命也

不立于序内者升降異處以相變為敬　李氏心傳曰東南面立鄉君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賓不立于序内位彌尊也位彌尊者其體彌卑

右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長知丈反下竝同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媵爵以為旅酬始也長謂下大夫之長也此但云命長不言下大夫者其以下大夫媵觶有常職故與　楊氏復曰此媵爵于公公以酬賓賓以旅酬與鄉飲酒禮一人舉觶于賓以為旅酬始其義同而禮則不同

案舉觶者舉之以屬其人卑者之辭也媵爵者送之以聽其命臣者之辭也上章酬賓亦曰媵因君禮而名之耳舉觶不請而媵爵則請皆異於臣禮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命長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

案賓以大夫則媵爵自無使卿之理長如達官之長之長非以年計也注兼卿言且并幼以立説蓋誤

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作使也卿為上大夫不使之者為其尊　敖氏繼公曰以公命作之也二人所謂長也大夫在入門右之位北面則小臣作之者其南面與

案燕示慈惠主於盡醉極歡故一獻之禮雖略而旅酬之儀則盛主人於賓一獻一酢一酬正禮已成矣將欲行酬使衆人共飲而酬必自賓始然賓不敢始也故於賓奠酬觶之後乃使二人媵觶于公此媵觶既以成獻公之禮而因以之酬賓即為賓舉旅而遂以辯酬乎公卿大夫以為此賓之旅也皆君之賜云爾情文相生恩義浹洽下文三舉旅皆以是觀之

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再拜稽首拜君命也　敖氏繼公曰北面亦東上

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序次第也楹北西楹之北也先者既酌而反與後酌者交于西楹北俟於西階上乃降

賈疏二大夫盥洗訖先者升西階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東面酌訖右還由西楹北向西階上北面後

者升西階亦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酌訖由西楹北西階上北面乃次第而降　敖氏繼

公曰序進之節先者既洗後者乃進也先者既洗即升立于西階上以俟後洗者酌散更言序進明其復發於西階上也交于楹北交相右也凡經文惟言交者皆謂相右也階上之位退者在東進者在西以相右為便降時亦先者降三等後者乃降蓋同階而同時俱降之法然爾

案此洗南之位與前賓主降洗時之洗南異彼北面

則正當洗北西面北上其在主人攺位之南公卿之位之北與二大夫阼階下拜訖左還從堂塗南行既南於洗右還東行至洗之東南乃右還而西面北上其進盥也發位西行當洗南左還北行就洗乃盥盥訖北面坐取角觶於臣篚興乃洗至洗訖序進之説敖氏與疏家少異而皆可通細繹兩言序進之義則敖氏為尤密

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

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

正義鄭氏康成曰待君命也　敖氏繼公曰洗南西面鄉者之位

案媵爵于公亦坐祭遂卒觶則鄉者酬賓賓辭之不為不立飲可見矣待于洗南猶執觶者明其為有事于媵爵也

小臣請致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請使一人與二人與　敖氏繼公

曰﨑者公但命長不定言二人故小臣至是復請致者之數致如致爵之致酒君物也以進於君故謂之致

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序進往來由尊北交於東楹之北

賈疏前二人酌酒降自西階故交於西楹之北此酌酒奠于君所故交於東楹之北以酒尊在東楹之西

執冪者在南不得南頭以之君所故先者東面酌訖由尊北又於楹北往君所奠訖右還而反後者亦由尊北又於楹北與反者相交先者於南西過後者於北東行奠訖亦右還而反相隨降自西階奠于薦南不敢必君舉也賈疏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鄉飲射皆奠於薦右今奠於薦左故云大射儀曰媵爵者皆退反位　敖氏繼公曰皆皆二人也言若者不定之辭下文云若命長致與此互見也亦小臣命之乃序進實之更云序進見其既酌而並立于尊所乃行也

案復再拜稽首者前拜媵爵之命此拜致爵之命小

臣既兩請故須兩拜也奠觶之時已至洗矣不即洗象觶者前觶為角觶角觶之事未畢不可以拜君命君命未拜不可以洗象觶也洗象觶亦當先盥蓋既盥少進而北東面取象觶既復少退而南北面而洗也前兩序進其初序于洗南為盥洗也其繼序于西階為酌散也此兩序進其初亦序于洗南為拜命也其繼則序于尊所為奠觶也前之拜命不言序進者以其始發於門右北面之位序可知也此之盥洗酌

膳不言序進者前文已明如初可知也敖氏之說亦視疏家少異而加密

右媵觶于公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賔賔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賔升成拜公坐奠觶答再拜

正義楊氏復曰此禮與尋常酬賔不同所謂公為賔舉旅也蓋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為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舉觶酬賔所以通君臣之情

敖氏繼公曰鄉者君與賓各受主人之獻情意猶未接至是公乃酬賓而與之為禮也與以酬賓謂與立于席舉觶鄉賓而酬之也酬賓亦不下席君尊也西階下再拜稽首雖為賓不敢不盡臣禮也辭者不受其拜下之禮賓之也賓升成拜順君賓已之意也奠觶蓋奠于薦右　鄭氏康成曰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

案凡禮獻畢乃旅此不待獻畢即旅者君禮異也公

意欲使臣下盡醉極歡故受媵觶即舉之以酬賔賔緣公之意而達之故於受公酬酌觶既拜時即請旅侍臣矣　又案燕義曰君舉旅於賔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所云舉旅於賔謂此節也其云君所賜爵謂下為卿大夫士舉旅而曰唯君所賜者是也此經於臣之成拜君之答拜惟於此節詳之至為卿大夫士舉旅則直云如初而已

存疑鄭氏康成曰與以酬賔就其階而酬之也此賔
拜於君之左不言之者不敢敵偶於君
通論賈氏公彦曰臣於君雖為賔拜於堂下若堂下
拜訖而君辭之若未成然復升堂再拜稽首以成之
故云成拜此文是也若堂下未拜聞命則升升乃再
拜稽首即下經小臣辭賔升再拜稽首注云為拜故
下實未拜是也篇末受公賜爵者皆下席堂上拜稽
首不堂下拜又輕於酬時

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

正義敖氏繼公曰小臣辭亦公命之賓未卒拜而小臣辭之亦異於初也此不言成拜者未卒拜於下無所成也下文放此　鄭氏康成曰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公尊不拜既爵賓下拜者為君拜既也

辨正敖氏繼公曰賓受公酬而每先拜蓋君臣燕飲

之禮然禮旅酬不拜旣

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尊不酌進受虛爵尊君也　敖氏繼公曰賓受虛爵於君席之前故云進必就而受之者臣事君之禮也受時葢東面於薦北篚謂膳篚存疑鄭氏康成曰不言公酬賓于西階上及公反位者尊君空其文也

案燕義曰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若酬賓而下就賓右之位則與莫敢適之意違矣經於酬賓惟言與不言降席至此復云賓進如君在賓右何以進為

易觶洗

正義敖氏繼公曰易觶謂更取角觶或言更或言易互文耳

存疑鄭氏康成曰凡爵不相襲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更作新易有故之辭　賈氏公彦曰受尊者

之爵及與尊者爵皆言更與卑者之爵及受卑者爵皆云易

辨正朱子曰更易二字注疏説雖詳然於例頗有不合疑本無異義不必强為分別

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敖云觶字衍

正義敖氏繼公曰命謂使之仍用象觶也不易不敢違君意也不洗者嫌也承尊者後而洗嫌若不以為

絜然觶字衍文大射儀無之酌媵者以為公所酬亦達其意也雖易觶猶酌媵賓亦奠爵乃再拜稽首執爵興不言者文省也後放此　鄭氏康成曰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親辭則聞命即升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　賈疏禮殺若酬時下為拜賓未拜辭之即升再拜稽首君親辭若公食大夫公拜至賓於降西階東答拜公降一等辭賓升階上再拜稽首

是賓請旅侍臣　賈疏大射於此時賓請旅於諸臣又下記云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

賓以旅酬于西階上

正義賈氏公彥曰此目旅酬之事下云射人作大夫長以下乃言旅酬

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

正義鄭氏康成曰旅序也以次序勸卿大夫飲酒言作大夫則卿存矣長者尊先而卑後　敖氏繼公曰大夫長謂上卿若諸公也此惟據受賓酬者而言若有諸公則先酬之

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坐祭立飲

卒觶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在右者相飲之位（賈疏賓位合在西今在東故云）卒觶不拜酬而禮殺　敖氏繼公曰惟云大夫者諸公與卿亦大夫耳大夫未獻乃先受旅者此酬禮不主於大夫也賓獨祭酬酒者以此酒為公所酬異之也

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

正義敖氏繼公曰公優所酬者或使得用膳觶而不

可以及乎其他是以更用角觶旅酬而洗者亦為更

觶新之也餘則不洗賓既拜送則就席

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

于篚 辯音徧下同注今文辯皆作徧

正義賈氏公彥曰不祭者酬禮殺　敖氏繼公曰酬

酒不祭乃其正禮賓之祭有為為之耳卒受者下大

夫之末也無所酬獨飲于西階上不言復位文省

右公為賓舉旅

主人洗升賔散獻卿于西階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酬而後獻卿別尊卑也飲酒成於酬也賈疏主人獻君君酢主人主人不敢酬君然獻君恩既大即爲賔舉旅故酬徧乃獻卿之禮成於酬故使二大夫媵爵于公以當酬但以君尊卿卑是以君禮成卿乃得獻也　孔氏頴達曰直云卿不云大卿小卿之異則大卿小卿俱同獻也　楊氏復曰卿者君之股肱腹心也獻後卿何也既命大夫爲賔故先獻賔獻賔而後獻公又禮成於酬禮成而後獻卿此事之序禮之宜也　敖氏繼公

曰實散降於賓也凡獻于西階上皆西南面

案此禮卿之席位於鄉飲射為遵者之位其大夫之席位則為三賓之位鄉飲射三賓之席得與賓同時布者以三賓之入實與賓同時升也其遵者之席則布於遵者既入之後以遵者亦入即升而主人當獻之於其席前也此禮之卿大夫皆入而未升未升則未席故不得獻之席前而獻之西階上也

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卷居遠反重直容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兼卷則每卿異席也重席重蒲筵緇布純也賈疏公食記云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彼有兩種席故稱加此一種席重設之卿席東上統於君也賈疏決鄉飲鄉射諸公大夫席于尊東西上彼遵尊於主人故統於尊此君尊故統於君席自房來賈疏公食記筵出自東房敖氏繼公曰兼卷謂以兩席相重而并卷之也其卷亦自末執時兼卷是設時亦兼布之矣此固異於設加席之法亦以二席之長短同故得由便為之耳東上者席也位亦如之每一人獻則設席

案大射儀大卿席于賓東小卿席于賓西此禮則不論大小卿皆席于賓東而以次而西故燕義曰席小卿次上卿也孔疏以此禮小卿亦為在賓西者非是

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

正義敖氏繼公曰拜送不言卿右可知也下放此

卿辭重席司宮徹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重席雖非加猶為其重累去之辟君也　敖氏繼公曰徹去上席也卿以重席為辭故

去其上席為卿設重席正禮也必辭之者去君差近宜辟之

案鄉飲禮云大夫再重蓋兼上下大夫而言此禮惟卿重席者大夫秩與賓等賓無加席大夫不可有加於賓也鄉飲又云大夫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以諸公席三重辭去一重惟有再重大夫不敢擬於諸公也此禮君雖加席然重席之視加席一間耳故辭去之注以為辟君是也但此為君有加席者言之

也若燕異國聘使而君專席而酢則卿席不得兼卷

不待辭而後徹矣

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

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

拜受爵卿降復位

正義敖氏繼公曰不啐酒則不拜酒不告旨可知此

亦降於賓者也無俎者燕禮輕於大射故卿遠下賓

也卿升降席皆自西方　鄭氏康成曰卿無俎者燕

主於羞不酢辟君也

案禮主於賔故公卿以下皆不酢匪直辟君也此薦脯醢亦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與鄉飲射之三賔同但三賔不升席祭薦此則祭薦三賔惟祭酒於階此則祭酒於席三賔不拜既爵此則拜既為異耳復位謂堂下西面北上之位

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 注今文無奠于篚

正義敖氏繼公曰辯獻卿如賓散以下之儀惟不洗耳主人既奠爵復位于西方卿既獻乃升就席亦見其降於賓也

案言乃者明射人升卿以主人之降為節也

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先悉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諸公謂大國之孤也　敖氏繼公曰此禮通五等侯國言之故於諸公言若有蓋上公之國乃有四命之孤侯伯以下則無也先卿獻之謂

先獻公乃獻卿亦既獻則升就席不與卿序升也

案公於堂下雖與卿同班堂上則與卿異位故敖氏以為既獻則升就席也然此特為公一人者言耳若公二人疑亦當降復位既辯獻乃升就席

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正義鄭氏康成曰席孤北面為其太尊屈之也亦因阼階西位近君近君則屈　敖氏繼公曰席之於此以其尊於卿而不與之序也阼階之西於君席為西

南直其左也公在君左卿在君右盖以左為尊也東上亦統於君也無加席者以太近於君故設時即不敢與之同而不待其辭也卿設重席而於公乃云無加席者明其尊於卿若或於君所而用兩席焉則當有加席而非重也禮加席尊於重席

案記曰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於大門内揖讓升賓為苟敬席于阼階之西然則若有苟敬而并有諸公者諸公之席其繼苟敬而西而以苟敬之席為

上與

右主人獻諸公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

正義敖氏繼公曰上經云皆致是猶有一奠觶未舉也小臣又請之者此媵觶之節耳蓋鄉者公命皆致今猶有一奠觶若惟命長致則奠觶無矣故是時不論奠觶之有無皆當媵爵也初執觶待于洗南以上之儀　楊氏復曰如初如前二人媵爵之禮也自序

進酌散至執觶待于洗南是則同

案二大夫不别言作明即上之二人也必又請者以前後異節故也

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正義楊氏復曰長致故惟長一人無序進交于楹北之事　敖氏繼公曰長二人中之尊者命長致云若則或有命皆致者矣葢説屨升坐以前君凡三行酬

則大夫所致者當有三爵然大夫致爵之節惟止於再故公之命致爵者或前多則後寡或前奇則後偶皆互為進退以取足於三觶之數耳此經所言乃前多後寡者也其所不見則言若以包之若然則此時之當致者蓋有定數而小臣猶請之者當由君命而不敢自專也

案旅凡三舉故致必三觶三觶而乃以兩次致之者始之舉旅為賓也繼之舉旅為卿也此而媵以大夫

焉宜也以其名秩不相等也若三舉旅則為大夫為大夫則其名秩相等矣且媵觶之大夫亦在與旅之數矣及旅而後媵是使大夫媵大夫也是使媵觶之大夫自媵之而自旅之也故於前兩媵時預多一觶以為大夫舉旅之用也

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奠于薦南者於公所用酬賓觶之

處賈疏前媵觶奠于薦南北上其上觶已為賓舉旅下觶仍在今又媵一觶而云奠于薦南知是所用酬賓觶處二人俱拜以其共勸君　敖氏繼公曰不致者亦拜以始並受君命宜終之也亦拜于阼階下

右再媵觶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

正義鄭氏康成曰一爵先媵者之下觶也賈疏前媵觶上觶已為賓舉旅今又行一爵故知先媵者之下觶其後媵一觶留為大夫舉旅長公卿之尊者也賈疏有諸公公為尊若無諸公三卿為尊賓則以酬長長則以酬賓

敖氏繼公曰先若二人致則此一爵乃先致者之下觶先若一人致則此乃後致者之上觶也至是云若長者公卿已在堂故君得酬之君酬之是亦賓之也故其為禮與正賓同此酬主於公卿乃或又酬賓者容遂尊者之所欲耳公卿既受獻君乃為之舉酬禮之序也下於大夫之禮亦然

存疑鄭氏康成曰若賓若長則賓禮殺矣

案此之舉旅為卿也為卿則以酬長正也而亦或由

賓以及長是仍優賓也

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正義敖氏繼公曰在堂者酬訖大夫乃升受旅以辯

言大夫卒受見士不與也　賈氏公彥曰如初如上

為賓舉旅之節

案言如初則凡成拜易觶請旅之節皆如之矣

右公為諸公卿舉旅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

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既盡也不拜之者禮又殺賈疏前卿受獻不酢已是禮殺今又不拜既故云又殺

敖氏繼公曰獻大夫不言酌散可知也大夫中下大夫中大夫即小卿也拜位亦如獻賓獻而不拜既爵亦差卑也

案每一卿獻即席而薦之以其當祭薦也此大夫未祭薦故辯獻乃薦則亦辯獻乃席可知矣下經於獻士長後云其他不拜以衆士之禮異於士長也此衆

大夫與大夫長之禮無異故經不別言之其實衆大夫皆於此時以次得獻獻訖而後胥薦主人猶之既獻士長并及其他而後乃薦司正也

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脀之承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胥膳宰之吏也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尊之也不於上者上無其位也脀脀俎實

敖氏繼公曰宰夫士也先大夫薦之者以其為主人異之也不於賓酢而薦之者以其爵本賤也宰夫之

位本在西方以其為主人故至是而薦之於洗北因使之易位焉其意與卿大夫士既獻而易位者同洗北於正主阼階東之位為近主人居之宜也薦西面主人在其東也無胥者賤也自卿已無胥矣於主人見之者嫌與賓行禮或當有之也胥亦宰胥也

案薦主人當在辯獻大夫之後葢每一大夫獻訖則降復位比其卒也未獻之大夫與主人皆降復位於是胥薦主人小膳宰乃以次薦諸大夫經言辯獻大

夫於薦主人之後者文便耳非獻一大夫即薦主人

既薦主人乃繼獻衆大夫也洗北者膳篚所在故位

主人於此

存異賈氏公彦曰大射注直云主人大夫此云大夫

之下者謂大夫之中位次在下也

案天子之宰夫為下大夫則諸侯之宰夫宜降一等

天子以膳夫為獻主而膳夫為上士則諸侯之獻主

又宜下於天子之膳夫注謂大夫之下者言主人之

爵視大夫爲下正以明其爲士也大射注曰下大夫也亦言其下於大夫耳未嘗直云主人大夫也疏蓋誤會注意

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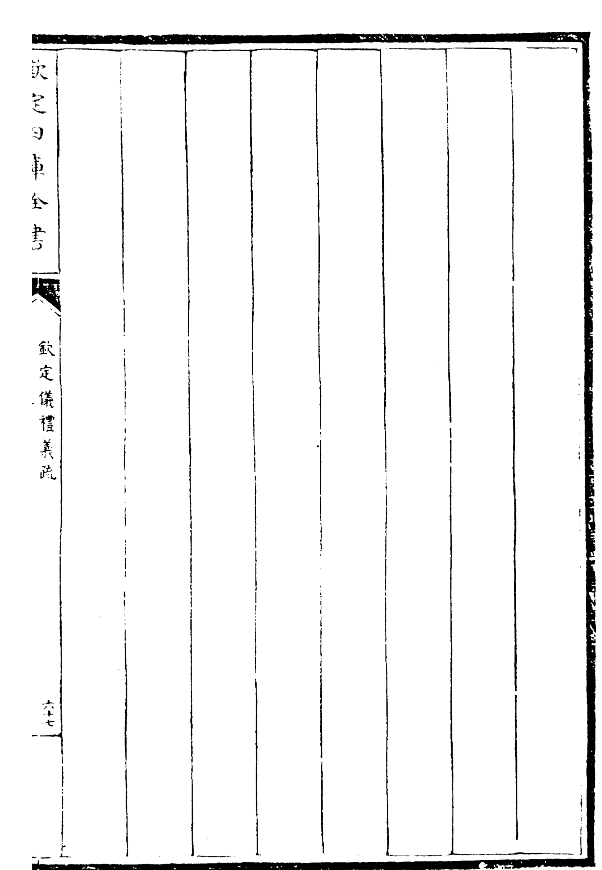
正義鄭氏康成曰辯獻之乃薦略賤也 賈疏決上賓與卿得獻即薦亦獻而後布席 敖氏繼公曰辯獻乃布席布席然後薦皆變於卿者也繼賓以西東上言其薦之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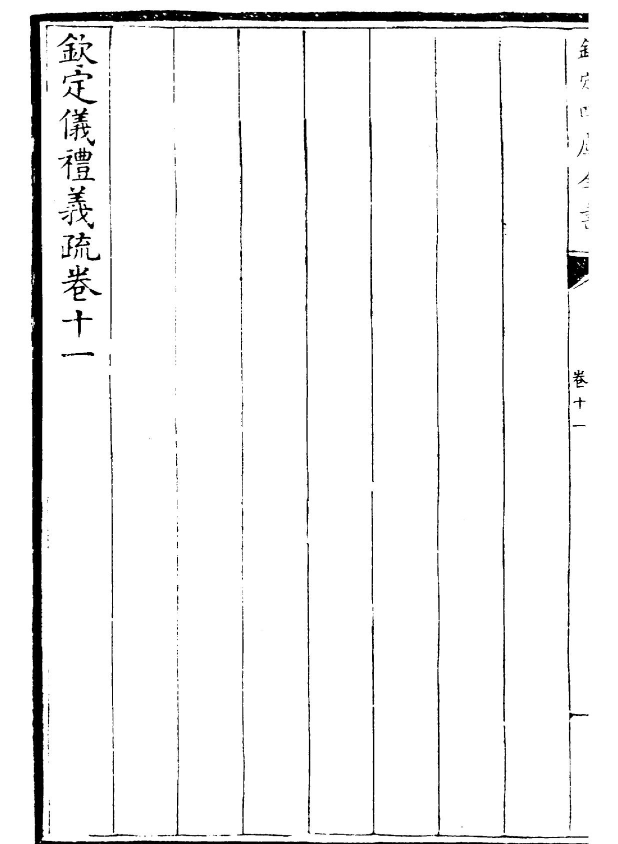
也其席亦如之主人辯獻大夫則降奠爵於篚而立於洗北之位下禮放此卒謂薦畢也言此者為下事節也

案此燕義所謂大夫次小卿者也小卿席于賓西大夫席又次焉其於上卿則孔疏所云遥相次耳此禮之獻大夫與鄉飲射之獻三賓者同惟三賓每獻輒薦此則辯獻乃薦為異耳大射儀大夫之席云若有東面者則北上此亦當然　又案獻卿畢公即為卿

舉旅者以禮成於酬卿既尊且所與燕者或與乎其數也為卿舉旅後即獻大夫者以大夫有席於堂而秩與賓等也乃獻大夫畢未即為大夫舉旅者以是為變於卿且是禮容為所賓及所與燕者而設不為大夫也升歌後即為大夫舉旅不待樂備者樂以升歌為重用其重者於未舉旅之先所以別大夫於卿猶留其輕者於既舉旅之後所以異大夫於士也

右主人獻大夫





欽定儀禮義疏卷十一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丁芳炎